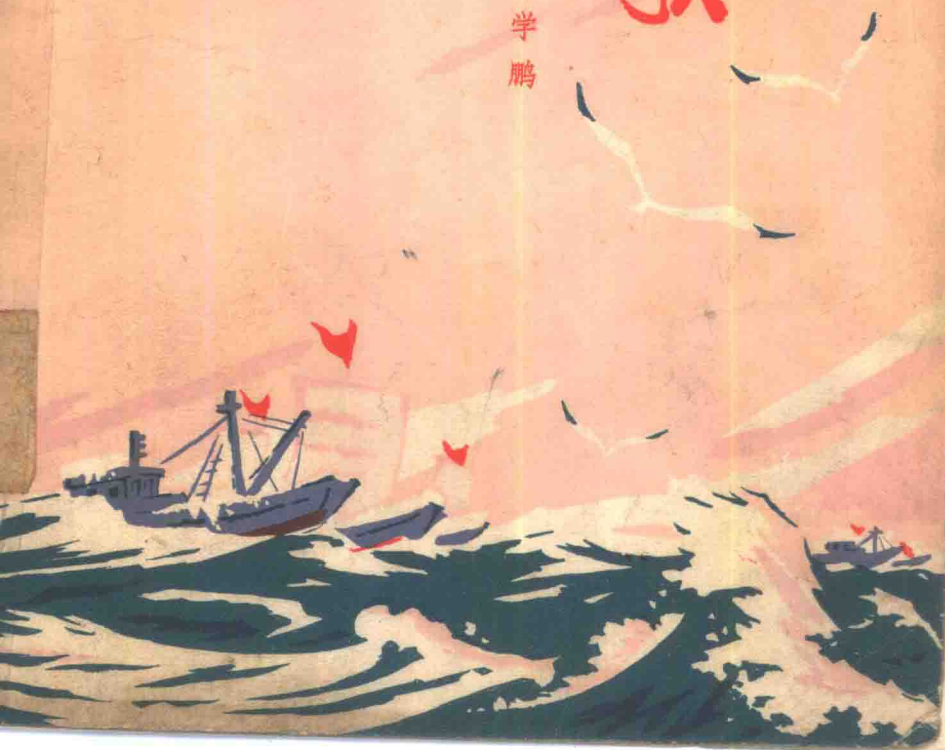


渤海渔歌

单学鹏



渤海渔歌

单学鹏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渤海渔民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斗争生活。

一九七一年春天，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海湾渔业大队的渔民，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勇于破旧习，探新路，闯冷海，闯龙潭。尽管遭到党内外因循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阶级敌人的破坏，但是广大渔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挖出了敌人，教育了同志。他们团结一致，战胜了百年不遇的暴风雪，摸索了“冷海”捕鱼的规律，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作者满怀革命豪情，塑造了党支部书记、老渔民陈宏奎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创造、善于斗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也较好地描绘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焕发了革命青春的老干部赵泉和正在茁壮成长青年渔民刘素霜、安小海等人的精神面貌。作品语言朴实生动，情节波澜起伏，生活气息浓郁，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渔村崭新的景象。

渤 海 渔 歌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字数 22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7}{8}$ 插页 2

1975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7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253

定价 0.64 元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目 录

一	宏图在胸	1
二	严重分歧	10
三	珍贵启示	22
四	良药苦口	34
五	破冰出海	48
六	悲壮往事	61
七	又起风波	69
八	脱了航次	79
九	探索规律	89
一〇	智擒敌船	97
一一	击一猛掌	107
一二	沸腾渔港	119
一三	新的冲突	135
一四	出其不意	148
一五	静海偏航	160
一六	奋抢风头	172
一七	时刻牢记	186
一八	冰封海口	197
一九	复杂局面	208

二〇	风雪海上	222
二一	激流勇进	231
二二	有所前进	244
二三	眼明心亮	254
二四	冰峰雪谷	269
二五	党小组会	279
二六	碧海丹心	291
二七	海天银鹰	301
二八	克敌制胜	313
二九	力闯龙潭	328
三〇	渔歌高唱	337

一 宏图在胸

初春，渤海的沿海浅滩，被皑皑冰雪封锁得严严实实。这冰雪，象是给渤海的门户下了一把铁锁，阻挡渔船驶往浩淼的深海；冬深日久，海潮激起的冰峰，宛如座座高山，星罗棋布地屹立在海边，威严地俯瞰着万里海疆。

在一座高耸的冰峰上，站着一位体魄魁梧的老渔民。他迎着凛冽的寒风，全神专注地朝着冰川观察一阵之后，便大步走下冰峰，来到渔船出海捕捞的必经之路——海口。他用锋利的凌锏凿开冰层，拿抄鱼网子在冰窟里旋转着，把海水搅得飞快转动，一会，提上抄鱼网子一看，只见兜里有几条雪花似的白鱼，正在欢欢跳跳地打着挺儿。他眼角呈现了笑纹，自语道：“嗯，冰化的好快，白鱼也要旺发啦。”

他是海湾渔业大队党支部书记、“海燕号”渔船船长陈宏奎。在渔村人们的记忆里，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每到立春前后，当旭日初升和晚霞消尽时，陈宏奎总是站在海边最高的冰峰上，昂着头，挺着胸，居高临下，眺望冰封雪裹的浩瀚大海。年年如此，风雪无阻。日久天长，村上的人们都说，老船长爱大海爱得着迷了。在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九七一年春天，一个打破常规的大胆设想，在他胸中熊熊燃烧起来，他站到冰峰上的时间比任何一年都早，凝望的功夫更

长，炸冰窟探鱼情的次数更多……

陈宏奎，五十五的年纪，在沿海的渔村中是个很有威望的老渔民。他担任党支部书记二十多年，村里的大人小孩没一个叫他支书，都亲切地呼唤他“老船长”。烈日海风，把他宽阔的脸膛炙成黑檀木色；额上的道道深纹，象用刀刻上去似的；浪峰似的双眉，使他具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威严面貌。

陈宏奎看了看兜里的白鱼，离开海口，又登上冰峰。这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强烈的光辉，照射在老船长的身上，使这个饱尝大海惊涛的老渔民，更是朝气蓬勃，精神抖擞。他目光炯炯地审视着大海，仿佛要把海里的一切奥妙都要看穿似的。他望着望着，胸似潮涌，翻滚奔腾，一个多年来没有能够实现的愿望，又冲上心头，眼前景色也立时变了：冰峰被炸开，冰排被冲碎，渔船迎着冉冉升起的红日，披着满身的朝霞，驶向深海渔场；当落日余辉铺向海面的时候，结队的渔舟，鼓着征帆，满载鱼虾，返回渔港。……

他想到这儿，习惯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毛头纸订的、已发了黄的小本儿，用小铅笔头儿，记下今天观察大海和冰窟探鱼情的情景。这个不打眼的本儿，凝结着老船长十几年的心血，记载着海上的气候变化和入春后海边浅滩冰雪融化的速度。小本本的第一页上，画的是海湾渔业大队捕捞的渔场位置图；第二页上，是从小学课本剪下来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地图；第三页上，贴的是一张缩小了的世界地图；再往下翻，则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形势图。本儿上的这一切，对于一个终年漂泊在海上、一双粗大的手握惯舵柄的老渔民来说，得付出多少心血啊！

陈宏奎把小本儿掖进兜，又望了一眼大海，心里想：“不过‘雨水’不能推船下海”，这算什么规律？这是老辈子的陈规旧俗，捆绑渔民手脚的绳索！哼，一定要打破它！

对这条“绳索”，他几年前就想挣脱。但是，由于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阻挠，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给了他要斩断这条绳索的勇气和力量。刊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报纸，是在第二天傍黑的时候送到沿海渔村的。在这之前，他从收音机里，已经听了几遍，一边听，一边琢磨。他越巴嗒越觉得有滋味儿。他想，今年是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农业学大寨要掀高潮，那咱海洋捕捞的步子也得往大迈啊。咋个迈法儿？打哪块儿下手？毛主席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这是根本，啥事都得从根本抓起嘛。

当报纸一到队部，他便拿起两份，叠巴叠巴揣进贴胸的怀里；他满面春风地跑回家，披上了白楂子皮袄，扭头又往外蹿。老伴追了出来，嚷道：“喂，不吃饭啦？看乐得你，上北京见毛主席吗？啊！”陈宏奎那欢快的脚步声，早已隐没在苍茫的夜幕里。

这一晚，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大地被雪花蒙盖着；尖厉的北风，裹挟着雪片，直朝老船长冲过来。可咱们的老船长，是见过大阵仗的人，根本没把这暴风雪往眼里搁放。尽管天寒道滑，但他脚下有劲儿。他疾步走过被冰雪堆积、冻得硬棒棒的沙滩，来到在天黑前已经准备下的躺在冰海上的爬犁跟前，正当他抄起凌篙，准备往爬犁上跳时，突然身后传来急促的脚

步声；他停住手，一下子就听出是谁赶来了。唔，是她，准是她，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兵连指导员刘素霜。因为天黑，谁也看不清谁的脸孔，但都意识到对方在笑哩。

“您上哪？”

“月牙砣。你呢？”

“嘻嘻，我……”

刘素霜知道，这会儿怎么也拗不过宏奎大伯了。于是，她闪动着一双快活的大眼睛，说：“大伯，上爬犁，咱爷俩就伴去。”她抢过凌篙，跳上爬犁，见陈宏奎坐好，便把篙尖往岸上一点，爬犁好似离弦的箭，直向大海里的月牙砣射去。

月牙砣，生机勃勃地站在大海中，它是千百年海潮涌起的沙丘，犹如一勾新月从天空陨落在这儿。砣上杂草丛生，酸枣棵子扯着手儿。虽然四周环海，但挖个小坑就出甜水。砣上住着十几户渔民，划归海湾渔业大队。透过茫茫雪雾，陈宏奎一下便看清了砣上的一切，也勾起了他不少的回想。——对这个沙砣，陈宏奎跟它有着特殊的感情啊！因为他曾是砣上第一个住户哇。四十多年前，刚满十四岁的陈宏奎，还在山东老家居住。这年春上，爷爷被财主榨干血汗，含恨死去；爸爸无钱掩埋老人，向财主借了几块钱，钉了个薄板匣子，草草葬了。没成想，夏天大旱，赤地千里，带绿色的叶子不见一片，遍野穷人的尸骨成堆。偏在这个节骨眼，财主逼债上门，硬拖着他害病的爸爸去吃官司。可怜的老人，刚被拖到大街上就断气了。血气方刚的陈宏奎，上牙咬破了下嘴唇，但他没掉一滴眼泪；他抓起把板斧，躲在门后哧啦哧啦地磨着。双目失明的妈妈问他：“儿啊，你干啥哩？”他不吱声，仍不停手地磨。他

妈妈摸下炕，说：“儿啊，妈妈就你这么个亲人啦，你想去做啥事也不能瞒着瞎妈妈呀！”陈宏奎心里一阵酸，猛地扑在妈妈的怀里，带着哭腔儿说：“妈妈，天上路都堵死啦，您就瞧这一锤子买卖吧！”妈妈没听明白儿子的话。在埋葬爸爸的第三天深夜，电闪雷鸣，风雨交加，陈宏奎提着磨得锋利的板斧，蹚着泥水，轻巧得象只燕子，越墙进了财主家，趁着一个“咔嚓”响雷，飞脚踢开窗户，跳到屋里，照准熟睡的财主的脑袋，嚓、嚓、嚓，三板斧，干净利索。随后跑回家，背起瞎眼妈妈，扑进急风暴雨里……

母子俩踩着渤海沿岸的沙滩，走哇，走哇，走得暴雨倾盆，又走得冰雪覆盖大地。陈宏奎立下志愿，要找一个没有财主逼债的地方。他逢人就问：“老爷爷，这里方圆左右，有没有财主的地方吗？”被问的老人哈哈大笑，说：“看你个子不小，咋个竟说不着边际的话？古往今来，有拉着棍子拜门的就有财主嘛。唔，对了，海里的月牙砣上，不仅没财主，也没有穷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经过千辛万苦，艰难跋涉，他母子终于登上了月牙砣。陈宏奎扶妈妈坐在沙砣上，采来野菜让妈妈充饥。他忙碌起来，选块避风朝阳的地方，用稗草、树枝、石块搭了间小屋，娘儿俩定居下来，靠野菜、野果和小鱼小虾度日。虽说十分清苦，倒真的没有官府拉夫、财主逼债。这里有了炊烟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岸上，一些活不下去的庄稼人，相继逃来安家落户。但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万恶的统治者，是不会让这离海岸仅几里远的沙砣成为受苦人的“世外桃源”的；时隔不久，官府、渔霸闻风而来，月牙砣也被投进了长夜难明的黑夜里。……

陈宏奎坐在爬犁上，望着月牙砣，回想着辛酸的往事。风呼呼地响着，雪花飘飘扬扬，虽说天黑，但是路熟，爬犁飞快地前进。撑爬犁的刘素霜，是海里漂大的渔家姑娘。她高高的身挑儿，有着小伙子般壮壮实实的膀架；海风和烈日，为她脸上抹了茶红色，更显出了她庄重诚实的本色。她二十五岁还没出头哩，但待人处事倒给人一个沉静老练的印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激烈的阶级搏斗中，陈宏奎发现和培养了这棵苗子。当时，阶级敌人挑动一些人，要停产“闹革命”，把船拉上岸不出海，放弃对援外鱼虾的捕捞，妄图使我们在国际上丧失信誉。陈宏奎提醒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刘素霜，要严密注视阶级敌人浑水摸鱼，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刘素霜得到启示，看穿了敌人的阴谋，第一个贴出革命大字报：《停产对谁有利？》揭穿了敌人的阴谋。她又组织“三八”船队，冲破重重阻力，战胜封建旧习的束缚，带头上船出海，使援外和内销任务超额完成。她的每一点进步，都有陈宏奎的心血；好苗子，也需要勤锄耨啊；鱼旺发，也得有人捕哇；何况年轻人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把刘素霜推上了领导岗位，但陈宏奎仍然没有放松对她的严格要求，时时想着把她推上风口浪尖上去摔打。

他们把刊登毛主席最新指示的报纸送到月牙砣生产队，和社员们一块讨论到大半夜。当他们跳上爬犁往回返的时候，陈宏奎要抢凌篙子，刘素霜硬是不放手儿。

“素霜！”

“嗯。”

“元旦社论里摆的事，你往深处思谋来？”

“没。”刘素霜诚实地说，“我只琢磨了琢磨社论里讲的一

个问题儿。”

“啥问题？”

“关于路线！”刘素霜连撑几凌篙子，让爬犁自己滑行，接着说：“毛主席指示，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我们怎样用这个作为主要课题，来带动各项工作前进呢？”

“哈，素霜，你想得好，对路儿哟！”陈宏奎听刘素霜讲路线，甬提心里多高兴了。这闺女，单挑着考虑社论里讲的路线，说明她脑海里给“路线”留了重要的位置。还有比年轻干部脑子里装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使人高兴的事吗？没有喽！这闺女，又朝前迈了一步哇。

陈宏奎想起眼前这码事，实际上也是路线问题嘛。海湾大队这块，有个老古理儿，每年扬帆出海，非得等过了“雨水”，说这是古来的“规律”，谁也违拗不得。他分析这“规律”，无非两条：一怕海里鱼没旺发，船出去捕不来鱼；二是冰封海口，船挪不动窝儿。但是，经他这些年的观察，那所谓“规律”的根据是不牢靠的。拣近的说，去年冬天南风多，冷海鱼有可能较上年多；同时天气暖和，冷海鱼要比往年旺发早；从海口冰窟抄上来的鱼看，早捕也够个儿。至于冰封海口，可以发动群众破冰出海，事在人为嘛。当然啦，这么做要付出辛苦，可干革命哪能光要大叶扇子呢？舒舒服服能建成社会主义吗？肯定不能嘛。

刘素霜见陈宏奎不言声，知道老船长往深里思谋事儿。宏奎大伯，一向一口唾沫一个坑，迈出一步两脚窝，一旦瞅准了路儿，就勇如猛虎往前冲！

“素霜，我心里头盛装着个事儿哩。”

“大伯，您往细里铺摆吧。”

陈宏奎说：“咱这儿不过‘雨水’不扬帆的定理儿，你说能不能破？”他没等刘素霜回腔，又接着说：“我说能破！哼，不仅要破，还得狠批！把这旧习惯，用十八股缆绳拉它个仰面朝天！”

“嗯，您是说破冰出海？”

“对！破冰出去抢冷海，正好捕白鱼和冷口鲛鱼！”

“嘿，是个招儿！”

刘素霜说着，扔下凌篙子，忙凑到陈宏奎跟前。她用毛主席指示的精神一对照，也觉得是个路线问题。

陈宏奎说：“不过，事情不会顺顺当当啊。”

“有阻力？”

“嗯。”陈宏奎深思着说，“据我估计，不仅有阻力，还得有严重的斗争啊！”

“党内？党外？”

“都会有。”陈宏奎认真地说，“你想啊，不过‘雨水’不扬帆的陈规老理，在咱这一带延续了上百年，要想冲破它，准有人站出来替它‘理论’，这是碟子里摆着的事儿。你要革新，他要守旧；你要前进，他要停顿；你要攀高峰，他觉得眼下就不错了。咱们能顺顺当当、平平静静的就破冰出海吗？不可能啊。破旧习，抢冷海，是一场捕捞上的革命；既是革命，就不可能没有斗争！说不定啊，明的或暗的阶级敌人也会插手哇！”

刘素霜听着，觉得很有道理，深受启示，便问道：“那您说咱们该咋迈步呢？”

陈宏奎没有马上回答，他也在反复地考虑这个问题。深夜的海风，顺着冰川袭来，掀动着两个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衣裳，但他们都没有感觉出冷来。过了一阵儿，陈宏奎把烟锅伸进烟口袋里，一边拧着一边说：“咱首先要有决心，不管有多少艰难，也要迈过去；不管有多少险阻，也要冲上去。具体的招子，我看首先得按毛主席指的道儿，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盯紧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对！坚持正确的，批评错误的。咱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对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级敌人，要坚决给以有力的打击。总之，一个字儿：斗！”

“嗯，斗！”

两个人的拳头都握紧了。这老少两代人，越谈越贴心，越谈越有劲，越谈越热火，越谈眼界越开阔。冷风啊，雪片呀，对这两个渔村的带头人，仿佛都不存在了。只觉得周身燃烧着要去冲锋的烈火。直到东方呈现鱼肚白，两个人才恍然大悟，相视哈哈大笑，竟在深冬的大海里，谈了一夜抢冷海。

二 严重分歧

渔村的早晨，尽管在这歇铺的季节里，也是欢乐繁忙的。娑娑晨风，最先吹起的，是满村鱼虾的清香；外来人虽说闻着不太习惯，但渔民们一闻到这种气味心就醉了。红日从大海里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渔村。听吧，排新船和修旧船的斧凿声，织网姑娘的歌唱声，海防民兵操练的喊杀声，深海送来的波涛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雄壮的朝气蓬勃的交响乐。

高悬在房脊上的大喇叭，正以激昂洪亮的声音，播送着《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指出：‘全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带着滚滚烟尘，风驰电掣地飞奔而来；车进渔村，减了速度，人们看清，车上装着一台大马力船用柴油机。汽车一打转儿，拐进修船组大院，一艘崭新的机动渔船又将安装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渔村处处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陈宏奎从海边回来，迈着大步朝队部走去。此刻，他的心里很不平静啊！“破旧习，抢冷海”的革命倡议，提到党支部之后，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革陈规旧俗的命，破冰出去抢冷海，向生产的深度和

广度进军，闯出一条夺高产的路子来；另一种认为，咱渔业大队的成绩已不错，不能胡干乱来，更要尊重大自然的规律，不能想入非非。不过“雨水”就下海，在咱们这一湾，祖祖辈辈都没有干过，就是破冰出去，人受罪不提，有没有鱼还得两说着，要是出了事故怎么办？两种意见激烈争论的时候，陈宏奎的脑海里，一直翻腾着这么一个严肃问题：作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渔民，能仅仅满足于眼前的已获得的成绩吗？不，不能，和国家的需要来比，那差得太远了。但是，有的同志却满足现状，不想冲，不敢闯，不愿打破常规，不愿革掉旧俗，还总想拉住别人把步子迈得小一点儿。他意识到，这种思想苗头如不抓住，不很好地解决，作为党支部书记就是失职啊！就是没抓住“纲”，就是没走正“线”哪！

一伙子人正围着黑板报看。一个小青年，用红粉笔写着标题：“支持抢冷海，要求上渔船”。他一扭脸儿，见陈宏奎来了，便从凳子上飞下来，抱住陈宏奎一条胳膊，请求说：“老船长，让我跟您上‘海燕号’渔船去抢冷海吧，啊！”紧跟着，又围上几个从城市里来渔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他们热情奔放，神采焕发，脸上都闪出期待的神情。这个热心写黑板报的小青年叫安小海，他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从城里来渔村插队落户。户口册子上记着他二十冒了点尖的岁数，可他的长相，却象十六七岁。他那浑圆白净的脸上，老是带着一种调皮的神情；头上留着的一片瓦式的头发，配上朝天翘的鼻子和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显得又机灵、又活泼、又讨人喜欢。陈宏奎对这些知识青年，管思想，管生活，连他们每晚的被子盖没盖好都要管一管。这时，他故意虎起脸儿，说：“小海，

你想上‘海燕号’渔船？”

“嗯！……”

“怕不行吧？”

“咋不行呢？”

“嘿嘿，连我这老头子还怕登不上船、抢不成冷海哩。”

“嘻，没影的事儿。”安小海拉着长腔，摇晃着脑袋说，“破旧习，抢冷海，革命倡议，英雄行为，谁敢阻拦？哪个反对？您是支书，下命令吧！”

陈宏奎一笑说：“小海，这你就不明白了，党支部是集体领导，哪能一个人说了算呢。对重大问题的决定，都要经过反复讨论啊！”安小海眼睛一转，干脆地说：“嗨，不管怎么说，我上‘海燕号’儿！”

人群里，突然发出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打断了安小海的话，说：“你呀，先在铺上^①蹲着吧。”

安小海一回头，见是赵炳恒，照准他的肩窝，冷丁给了一拳：“哈，好你个大老蔫，不帮我把手求情，还往泥窝里推我！”

赵炳恒呲牙一乐，也没还言也没动手儿。这赵炳恒，三十出头的年纪，结实个子，黝黑脸膛，少言寡语，诚诚实实，憨憨厚厚。他唇厚舌不巧，不善于在人前抢话，别人叮当十句，他也不准吭一声。要论出海船上的活路，十八般兵器，件件都能拿得起。同时，他力大过人，别人搬不动的物件，他总是往前头一站，说：“唔，我来。”这几年，他一直跟陈宏奎在“海燕号”渔船上。

陈宏奎见他胳膊上套着一盘大绳，手里提着前舱盖，便

^① 指岸上。